



寫在第二個沒有媽媽的母親節上

編者按

誰言寸草心，報得三春暉。在兒女眼中，母親是平凡的，母親用她並不寬大的肩膀，為我們遮風擋雨，又嚴厲督促；母親是偉大的，她用羸弱的身體撐起一片藍天，歷盡艱辛，為兒女的生活路。母親節前夕，我們刊登成先生這篇「媽媽」的文章。作者追思他年前去世的母親，絮語化千言，點滴訴真情，情真意切，這確是一篇值得細讀的好文章。



▲媽媽說我是她的心肝，弟弟是她的蜜糖埋

曾鈺成



心肝 蜜糖埋

「你憎不憎你媽？」我問阿沛。阿沛猶豫了一刹那，回答說：「憎。」

「那我們一起離家出走吧。」我說。阿沛是四伯父的兒子，比我年長不到一歲；我叫他媽媽「四伯娘」，他叫我媽媽「六孀」。

離家出走的計劃我已經想了好幾天。我正在讀小學三年級，班裏有個同學，叫陳金發。他經常請我吃零食；這證明，第一，他很有錢（我從來沒錢買零食）；第二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（並不是班裏每個同學都吃他的零食）。

我為什麼憎我媽媽，至要離家出走，現在已記不起來了。我只記得小時經常和媽媽吵嘴，覺得媽媽對我不公道。媽媽經常罵我愛駁嘴，說其他孩子都不像我這樣沒禮貌。其實我哪裏駁得過她？有一次，吃早餐的時候，我不知為什麼又跟媽媽吵起來。



▲我的上一輩。前排右起：二姑丈、四伯娘、四伯父、媽媽、爸爸、五伯父；後排站立者：五姑姐、五姑丈（四伯娘和五姑姐健在；其餘已辭世）

我不知道心肝和蜜糖埋是什麼，但覺得「心肝」沒有「蜜糖埋」好聽，所以我說要做蜜糖埋；但媽媽不聽，偏要叫我心肝，弟弟才是蜜糖埋。妹妹就更得媽媽疼愛了。有一次妹妹生病，媽媽買了一個金山橙給她吃。一個金山橙的價錢等如三個麵包，媽媽輕易不會買。我望着媽媽剝橙皮，聞到橙的香味，忍不住在吞口水。誰知橙剝好之後，媽沒分我一片，卻一手拿着橙，一手拖着妹妹，說：「我們到外面去吃，不要讓哥哥看得眼甘甘。」

來時又要爬那幾百級。我伏在媽媽濕透了的背上，聽着她的喘氣，聞着她的汗味。每次病好之後，媽媽都會給我煮我特別喜歡吃的「病後餐」：鹹魚蒸鮑魚、乾草菇米粉。

離家出走的計劃最終沒有實行。為什麼呢？直接的原因我現在也記不清楚了；可能是陳金發不同意，或者是阿沛不贊成。更大的可能是我想到，有起事來，例如生病，還是不能沒有媽媽在身旁。不管怎樣，我以後再也沒有起過離家出走的念頭了。

出來作突擊檢查。從廚房到中間房，要走一條長長的冷巷；媽媽腳上踏着厚厚的木屐，走起來應是一「踢踢踢」的老遠便聽到，可她竟有本事一聲不響地來到我們背後，手上拿着洗衣時用來搗衣服的藤條，見到我們不是在做功課，便往我們身上抽。

她逼迫我們讀書做功課，可說心狠手辣。每天晚上不把功課做完交她檢查，把當天學校裏教了的課文全部背給她聽，休想上床睡覺。我讀小學五六年級的時候，幾乎每天晚上都要含着淚水背書。有一次，媽媽監着我做功課，我不知為什麼惹她生氣，她光火起來，拿起一枝鉛筆往我手上插，插破了我的手指頭，鮮血直流，把媽媽嚇呆了。媽媽對那件事大概感到十分內疚，多年後還會問中向我提起。

從童年到少年時代，我住在西環學士台。六十多年前的學士台，是十三幢三層高的唐樓。我們住在六號二樓；阿沛一家六口住在有騎樓的頭房，我們一家五口住在中間房，住尾房的是二姑媽一家，也是六口。懶懶和沒成家的三伯父每晚在廳子裏開摺床睡覺，另一個是獨身的五伯父睡在冷巷半空的閣仔。二姑媽負責她自己的家務，包括清潔、煮飯和洗衣；我和阿沛兩人，連同懶懶和兩個獨身伯父，就由四伯娘和我媽媽服侍，包括打掃公用地方，以及為七大七小共十四人煮飯。

媽媽和四伯娘兩人輪流到街市買菜（落幾百級，然後提着載滿了的菜籃上幾百級）；下廚煮飯則全部由我媽媽做。媽媽原籍中山小坑，小時家境很不錯。媽媽說，她在外公家的時候，從不需要動手做家務。不過，媽媽卻不知從哪裏學會煮飯，還會弄幾味小菜。她的拿手菜式是釀鮫魚和煎薯仔餅，還有冬菇蝦米蒸肉餅和滑蛋牛肉也造得很好吃。

我升上中二、中三的時候，媽媽開始放寬對我的監管，不再每天查功課、聽背書了。我猜，這一

我確實是看不過眼，有感而發。我想，媽一天到晚不是在家裏就是在街市，如果跟誰有什麼摩擦，或者受了誰的氣，還不是「一些雞毛蒜皮的無聊的事」；爸在外面工作，受的氣不會比媽少，為什麼媽要拿自己的牢騷去給爸添煩惱呢？我讀《紅樓夢》，看到賈寶玉說：「本來很清純的女人，結婚之後，就只會忙俗務、想俗務，變得俗不可耐了。」

我後來才明白，許多人嘴裏說母親偉大，卻看不起母親做的小事；殊不知母親的偉大，正在於她甘願把自己的青春消耗在小事上，好讓丈夫和子女去做他們的大事。



▲大學宿舍開放日（大學一年級，一九六五年），媽媽等來參觀。後排右起：弟弟我、五伯父；前排右起：妹妹、懶懶、媽媽